

雪乃纱衣

彩云国物语

月草摇曳 · 白虹贯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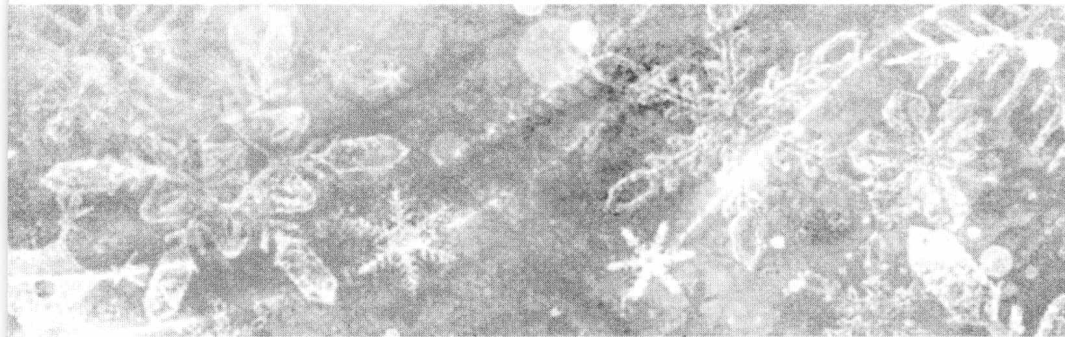


YZLI0890146114

南海出版公司



〔日〕雪乃纱衣◎著 吕相儒◎译



彩云国物语

月草摇曳·白虹贯日



YZLI0890145114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彩云国物语：月草摇曳·白虹贯日/[日]雪乃纱衣
著；吕相儒译. —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12.1
ISBN 978-7-5442-5217-1

I. ①彩… II. ①雪…②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1384号

彩云国物语：月草摇曳·白虹贯日

[日]雪乃纱衣 著
[日]由罗绘里 绘
吕相儒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杜益萍
装帧设计 王晶华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1.5
字 数 250千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217-1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月草摇曳

序 章 7

1. 红秀丽全新的日常生活 15
2. 蓝的骄傲 43
3. 在深夜之中转动的数个齿轮 72
4. 秀丽会见十三姬 89
5. 地牢的鬼魂 112
6. 双重任务 128
7. 真相与离别 144

终 章 161

白虹贯日

序 章 179

1. 抵达蓝州的前夕 196
2. 鸭蛋与猴头菇 223
3. 九彩江 238
4. 在玉龙寻找失物 264
5. 行踪成谜的国王 284
6. 真正的国王 297
7. 蓝家的决定 331

终 章 354

月草摇曳



那名女子并不是足以吸引众人目光的美人。

平凡的五官，略显低矮的鼻子上有着浅浅的雀斑。虽然她自己也叹气表示很在意，“可是我喜欢待在阳光之下”——她在百花齐放的春天原野里如此轻声笑道。

“我是有着太阳颜色的松软炒蛋？呵呵，雪那也说过相同的话。”

个性温和，有时也很活泼；并不是特别安静，但也不是很爱说话……只要有她待在身旁，内心就会觉得很温暖，看到她那一脸吸引人的温柔笑容，自己也不由得露出微笑。甚至面对小弟的笛声，她也是带着满面笑意聆听并鼓掌。

她并非高不可攀，却永远也无法触及。

身为亲兄弟，自己也经常分辨不出三胞胎兄长，她却从来不曾误认。总是能不假思索地选出在第一次遇见她时便横刀夺爱的长兄，而那时她即将成为父亲的爱妾。

所谓命中注定，就是在形容那两人吧。

于是，楸瑛逃了，逃离她，逃离长兄，逃离自己的心，逃离这份情感。既然无法割舍也无法制止，只能逃得远远的。

那是在他十六七岁那年的冬天。当时尚未入朝为官，但他偶尔会代替兄长们上朝。前往后宫是为了从女官口中取得国王或太子的情报，同时顺便散心解闷，所以他经常视心情而定，动辄取消幽会的约定。

这一天晚上他对太容易到手的女官失去兴趣，因此擅自决定爽约，中途折返想随意找个清静的地方。楸瑛漫无目的地走着，眼前冷不防飘过一个白色物体。他抬头仰望夜空，对着轻轻飞舞的冬季使者眯细双眸。

“下雪了吗？”

由于雪花与灯笼的缘故，美丽的庭院散发出朦胧的白光。楸瑛一边不经意地观赏，一边转过长廊，忽然停下脚步。

一个女官装扮的人影正在雪中庭院独舞。单手挥动折扇，静而专注地舞出优美的“想遥恋”——描绘永远无法实现的单相思的舞蹈。

直到她白皙的纤手一翻，折扇如同利剑般迎面飞来之前，楸瑛完全没有察觉自己一直呆站在原地。他险险接住直逼而来的扇子，随即传来严正犀利的诘问：

“什么人？”

不知楸瑛为何无意逃开，呃，其实是因为双脚冻住，举步维艰。以完全看不出是女官的完美举止出现在楸瑛面前的，是一名令人不禁屏住气息、足以媲美白百合的美丽女子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，大概比他年长几岁。

或许是对于楸瑛没有逃开感到不解，她皱起眉心，诧异得瞪圆双眼。“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伤心？”

这时，楸瑛才发现自己正在流泪。他一时之间不知所措，连忙打开折扇遮住脸庞。这是与日后温文尔雅、风流倜傥、气质高贵完全沾不上边的惊慌失措的举动。

“请不要看我……”

没想到一开口，居然还发出非但掩饰不了，反而让人很想一死了之的窝囊声音。此外，刚才的舞姿一直在脑海中盘旋不去，泪不听使唤地流个不停。一时之间楸瑛不知该如何是好，靠着栏杆慢慢滑下，整个人坐到地上。

雪下个不停。楸瑛第一次爱上的人深爱着与雪同名的兄长，无论楸瑛再怎么努力，永远也无法超越兄长，不，他也无意超越。身为胞弟，

能够多少成为兄长的助力，不但是楸瑛自身的骄傲，也是期望。

明明是相爱的两人得到幸福，然而这对楸瑛来说却是一种痛苦，于是他选择逃避。

那名女子就像是有着太阳颜色的松软炒蛋。虽然不是特别美丽，却比谁都特别。

无论如何、如何、如何地爱恋，那名女子永远不可能属于自己。

楸瑛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被带到她温暖的房间。

她的房间与他熟悉的那群女官的不同，完全看不到奢华的家具摆设或珠宝装饰，就连花瓶中也只点缀了一枝鲜花而已。不知为何，楸瑛觉得那枝花是她亲手剪下插进花瓶的。一直拿着扇子拼命遮住脸的楸瑛只能按照她的指示，来到屏风另一边的床铺前。

她陆续把大量温石、毛毯和更换衣物递给他。

“把外衣放在这边，好好睡一觉吧，你可以使用那张床铺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衣服的袖口破了，我帮你缝一下。应该是在我扔出扇子的时候钩破的，真抱歉。”

仔细一看，确实破了。虽然只不过是一件衣服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但楸瑛还是乖乖脱下外衣给她。换好衣服之后，他抱着温石，裹着毛毯，坐在屏风旁，而没有坐在床上。隔着屏风可以听见针线盒开启的声响。凝视着手上的折扇之际，手脚渐渐变得暖和，楸瑛的意识开始昏沉。

当睡魔促使眼皮合上的同时，楸瑛恍惚地低喃道：“明明喜欢得不得了，可是看到对方幸福洋溢的表情，却觉得很难过、很痛苦，胸口发疼。”

“哦？我会觉得很快乐，比看到对方悲伤的表情好太多了。”

“少自欺欺人了，那样根本一点也不快乐。要是到老都一直那样，怎么办？”

感觉她笑了，如同蝴蝶飞舞一般轻柔。

“那是因为你从小就在幸福的环境中成长，所以纵使眼前有一百种

幸福，也会视为理所当然。而我……”

她继续说下去，淡淡的语气中包含着思念，显得更加温柔与可爱。舞出“想遥恋”的她，和立在原地流泪的楸瑛，已经察觉彼此的心情。

“而我……什么也没有。即使只有一份幸福，也经常有种不敢置信的感觉。因为害怕失去，对我来说只要一份就已足够，只要能够爱着对方就已足够。只要他能对我微微一笑，我就非常感激了。我害怕幸福，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可以获得幸福。现在也是一样，我有权利拥有爱上一个人的幸福吗……如果这是梦，那么清醒之际，我将再也无法活下去。”

陶醉般轻柔的声音，甚至一根发丝都不是为了楸瑛。一切都是为了她所爱的人，这一点令他有些不甘心。

“我爱他，深深爱着他。原本一无所有的我，只要这样就已经非常幸福了……”

坠入梦乡的同时，楸瑛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她为什么不多看看自己几眼？

“我不这么认为……所以我逃开了。以后也会继续逃避。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，毕竟每个人做法不同。”

耳边传来她的轻笑。楸瑛能做的也只有如此而已。

翌晨，楸瑛一觉醒来，身边只留下一大堆温石、握在手中的折扇以及折得整整齐齐的外衣。看见个性十足的锯齿状缝边，确定这不是一场梦之后，他随即松了一口气。

从来不曾对任何人提起。一味想办法掩饰，不断地逃避，到最后钻进了死胡同。

“有什么关系。”

多年来重重沉淀在内心深处的心结，随着泪水一起融化。

后来，楸瑛通过国试，在后宫遇见她时，她已完全不记得楸瑛的事情了。失望之余，她能忘掉当时那个窝囊的自己，着实让楸瑛松了一口气。随时恭谨有礼、表现得完美无缺的优秀女官，当时那种轻柔

的语气或许只有他一个人听过吧。

她一点也没有改变，内心一直恋慕着某个人，楸瑛对此……欣喜不已。因此他经常故意戏弄她，三番两次地确认她全心全意爱着某个人，任何人也不可能改变她的心意。

她是楸瑛永远无法得到的高岭之花，就像他的大嫂。她的内心隐藏着绝对无法实现的情感，就像他自己。

对于楸瑛而言，她既代表了自己的大嫂，也是自己本身。因此楸瑛依赖着她，以确认自己的心情。希望她可以多看自己几眼……不，希望她不要对任何人示好。这种既自私又矛盾的心愿让楸瑛忍不住戏弄她，动辄惹她生气。确定她对自己完全不理不睬，他感到放心之余，又有点不甘心。

楸瑛经常拿出当时的折扇，回想她说过的话。“我爱他，深深爱着他。原本一无所有的我，只要这样就已经非常幸福了……”

他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只听过一次的、她对着另一个男人诉说的轻柔声音。

序 章

“一夫一妻自然不在话下，但微臣反对蓝家千金入宫。”门下省长官旺季的眉间刻着皱纹，“蓝家不可能平白无故送来自家千金。在查明背后真正的用意之前，千万不要主动扑向对方扔出的诱饵。”

刘辉打心底感激旺季。只要旺季反对，这件事情就可以暂时束之高阁。于是他表情一亮看向旺季，结果正好对上旺季坚定的眼神。只见其目光之中不带一丝负面情绪，而是在质问刘辉是否有所觉悟。

旺季静静呼出一口气。“陛下，恕微臣再次请教，您为何如此信任彩七家？”

“旺季大人……”

“红蓝两家对您与国家曾经作出过什么贡献吗？蓝家至今仍不让蓝姓官员重返岗位，红家则为了自家的宗主甚至可以轻易使贵阳市瘫痪。”

刘辉倒抽一口气。

“那两个获得您御赐菖蒲的人也是说走就走，这阵子完全不在您身边，罔顾任何理由或其在下位者的身份，导致众臣对您的信赖度一路下滑，您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吧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然而陛下，为什么您眼中仍然只看得到势力庞大的彩七家？为什么完全不信任微臣与其他贵族？我们的谏言与忠告您一概视若无睹，却将事情全数交由那两名年轻近臣决定，而且从一开始就把门下省排

除在外。您可明白这样的举动给我们的自尊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？让我们承受了多大的屈辱？这让人觉得我们这群贵族比不上彩七家，根本得不到国王的信任，一点存在价值也没有……”

刘辉无言以对。旺季站起身来，望向悠舜。

“当陛下您顺利地任命郑尚书令大人的时候，微臣着实欣慰。但请您记住，您要彩七家，尤其是红、蓝两家打交道，还嫌太生嫩，对于红蓝两家的认知太浅薄。他们会视时机与情况，操纵、利用、放弃、背叛国王——您不可能在明白这一点之后，还打算拉拢他们。现在您毫无胜算可言。您是一国之君，统率治理着这个国家，肩负着全国百姓的期盼。一次失误很有可能招致严重后果……届时才后悔，为时已晚。”

这番话发自肺腑，没有一丝虚假。旺季说完之后，随即从宰相会议离席。

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一点都不错。因此刘辉蹙起眉头，无可辩驳。

一匹马安逸地踩着“嗒嗒”的马蹄声，向贵阳行进。那是足以让马商眼前一亮的剽悍军马，但惬意地骑在马背上的，却是一名与军马并不相称的少女。其年龄不足二十，一身实用且轻便的旅行装扮，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已肮脏不堪。虽然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，但当事人一点也不在意。仔细一看，她五官相当端正，但由于一向不注重外表，姿色显得普通。

少女忽然拉紧缰绳，停下马。她刚进入紫州，即使凭她的骑术也得花半个月才能抵达目的地——王都。

少女环视四周。整洁美观的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。

“紧跟在我身后的是什么人？”

片刻，周围出现一群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男子。少女眼神变得锐利，抓紧缰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温吞的声音传来：

“哎呀，一群大男人把一个小女孩团团围住，未免太难看了吧。”

少女吃了一惊——完全感觉不到此人的气息。

信步走来的人一见少女，随即瞪大双眼。“噢哇?! 小姐?! 不对……虽然长得很像……”

少女目光锐利地瞥了那人一眼。不修边幅的邈邈胡子、棍棒与左颊的十字伤疤。

少女当机立断。扬起一身旅装，迅速拉紧缰绳，踢向马侧腹。“偶然路过的正义之士！感谢您在危急时刻伸出援手！再会！”

见少女选择以惊人的速度逃之夭夭，燕青一时目瞪口呆。行为模式截然不同！“什么?! 喂，我什么也还没做啊……”

那群神秘男子抛下燕青，选择追赶少女。燕青不禁咂嘴，动手收拾那群人。

骑马逃走的少女为了估算距离，回头看向燕青和那群人，随即瞪大双眼。虽然隔了一段距离，少女仍定睛凝视那群人的动静。接下来再次扬鞭策马。

难道……不过……还是有必要向楸瑛四哥报告。

御史台之首——御史大夫葵皇毅，正在浏览堆积如山的文件，不断地盖章批示，其内容几乎都与请愿或审判有关。由于与监察的职务有所关联，御史台也负责审判工作。掌管法律的刑部、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与负责高等裁判的大理寺，三个部门互相达成协议，同时进行一项工作。

葵皇毅一直淡然地处理文件，但淡色的眼眸偶尔也有停驻的时候。他平时总是独自工作，即使身边的人事后偷看文件，也几乎看不出玄机。而就算看出来，案件也早就结束了。皇毅一直留意的五金行从业者的请愿在之后演变成伪币事件，掺入白沙的盐价案件也与朝廷官员被捕一事息息相关，这些情况都是在事迹败露之后才察觉。

皇毅今天数次停驻目光，在其中几份文件上盖下“驳回”的印章。

很少有人知道许多事件就是这样被他拦下，深埋在秘密之中。目光停留在不知第几份文件上，他眉间挤出一道皱纹。反复阅读之后，内心更加不悦。

这样的确很麻烦。该怎么处理呢……

这时，一名小吏进门告知有客来访。皇毅不带一丝情绪的双眸没有任何变化，仅眼角微微一动。

“带客人到隔壁房间。”

他把重要文件放进抽屉，上了锁之后，站起身来。当他走进隔壁那间专用于接待贵客的房间之际，先行被领进房内的壮年男子起身行礼。皇毅示意对方坐下，自己则坐在对面的椅子上。若按官位是皇毅在上，但因对方年长，皇毅以敬语说道：

“您前来真是难得，兵部孟侍郎大人。”

独揽武官任命权的兵部次长——孟侍郎微微一笑，但皇毅发现他平日沉稳的双眸中带着些许焦虑的神色。

“让我们开门见山吧。”

面对这位不做任何开场白的年轻高官，孟侍郎面露苦笑，果然还是老样子，但这样求之不得。他直接切入正题：

“葵大夫大人……想必您或许已经得知，这阵子各地出现了秘密行动的刺客。”

皇毅一语不发，眉毛动也不动。孟侍郎完全看不出他是否知情，因此有些不知所措，不得已只好继续说下去：

“关于此事，下官已经取得了数项情报。虽然有些事情不能明讲……但希望您能鼎力相助。”

皇毅的眉间微微皱起。孟侍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蓝家千金或许会有生命危险。”

“咔嚓、咔嚓”，传来好似发条转动的声音。

只有她才听得见这声音，而且她非常害怕。这声音仿佛在对她说：

你不能获得幸福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

这声音总有一天必会停止。在那一刻来临之前，如果能够这样悄悄地抱着对所爱之人的温暖回忆，在不为人知之处安安静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对自己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。

虽然明白这一点，却一直无法下定决心，这是因为她的天真与脆弱，还有……她想起另一个原因，太阳穴忍不住暴出青筋。

为什么每次那个法子都好像事前算准了一样……

“珠翠姑娘，你那双有如纯白百合的玉手根本不适合那把粗糙的短刀。要修剪海棠花吗？这种小事只需吩咐我一声就行，我随时恭候你的差遣。”

“深夜时分你要出门吗？请让我随行吧。”

“珠翠大人！新进宫的侍女又落入蓝将军大人的魔掌了！请您尽快赶来……什么？！为什么？珠翠大人！您要辞职？！要是您不在，谁能击退蓝将军大人呢？！不可以，万万不可。好，看我把这份辞呈撕掉，扔进纸篓。嘿！”

一次又一次！一次又一次！每次都被那个男人阻碍。

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妨碍者了。已被族人发现，想必很快就会离开，而且是被迫离开。

在这之前，必须自行做个了结。抱着对于那群亲爱之人的关爱，带着自己不配拥有幸福的回忆。趁着还有自我意识之际，只要把这支锥子刺进喉咙，一切就结束了。趁现在……

“珠翠，你在吗？可不可以和孤聊聊天？”

门扉另一端传来国王略显软弱的声音，珠翠停下手来。

“珠翠？珠翠？你在房内，对不对？可以进去吗？你是不是在生气？”

听见这不断呼唤着自己的怯懦声音，珠翠忍不住热泪盈眶。

她明白，害怕寂寞的国王一直很依赖她，将她视为心灵寄托。曾经一起刺绣、拉二胡，总是努力克制自己的国王，在谈到秀丽与邵可或者楸瑛和绛攸的事情之际，表情会稍微放松下来。在这原本可以抛

开国王身份的内廷当中，能让刘辉自由自在吐露心事的，只有珠翠一人。

大姐照顾小弟的心情或许就是这样。对于珠翠来说，与国王共度的时光十分轻松又惬意。

或、或许，还有……还有一些时间……一定还有缓冲的时间才对。在那个声音完全停止之前，自己仍可以继续陪伴在国王身边。

珠翠颤抖着将锥子收进抽屉，随即重新补妆，打理装扮。

“陛下，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，奴婢马上开门。”

感觉得到国王松了一口气，珠翠推开房门。

咚、嚓……耳边传来有如敲钟般让人大吃一惊的巨大声响，珠翠顿时脑子一片空白。

看着推至一半就停住的房门，国王纳闷地拉开。“其实我带了个朋友来，可否请你保密？他叫璃樱……”

璃樱。宛如磁铁般无法抗拒的力量令珠翠的目光集中在少年身上。令人眩晕地深邃、好似黑檀木般的双眸。那是……

啊啊……

咔嚓——珠翠心中响起短促而绝望的声音，然后……就此停止。

霄太师今晚也登上了过去经常与宋太傅、茶太保三人同游的高楼。他在几近永恒的岁月之中凝望月亮的盈亏。

以前，茶鸳洵说他喜欢细长弦月，因为如同丝线一般非常美丽；宋隼凯说他最喜欢满月，因为和大福饼一样看起来很好吃。“那你呢？”被他们这么一问，“啊？”他挑起眉。

对于这种一到了夜晚就会自动爬升或落下、自顾自呈现盈满亏损的自然现象，他实在没什么好恶可言。

听他回答“从来没想过这一点”，那两人就笑他“一点情趣也没有”。他们的嘲笑令他非常不甘心，从此以后便偷偷眺望月亮。

明明一直冷眼看着如同月亮阴晴圆缺般生老病死的人类，真不明

白这是为什么。

当时，他确实是认为共度的时光能够持续到永远。就好像是……人类一样。

这时，霄太师转过头，只见两个球状物体滚来滚去。

“虽说是借助了黄叶的力量，没想到居然能进入贵阳，这种耐力简直和老宋没两样。”

即使让这两只跟随在身旁，仍然改变不了红秀丽的命运，反而只会加速。然而，黄叶实现了愿望，所以自己也应该助一臂之力才对。

即使改变不了那个少女的命运，但对于那少女期望的未来，或许多少会有些帮助。

宋太傅只手拿着酒瓶登上高楼，不解地看着紧追霄太师的两颗黑白毛球。

“哎，老霄！那两只小毛球是什么玩意？羽羽大人的前世吗？”

“老宋！不要光站在那儿说风凉话，快来帮我抓住它们！拿酒当诱饵！可恶！难得我给面子，它们居然敢踢我的脸，好大的胆子！我一定要它们乖乖听话！”

“当真？还真是有一套。好，本太傅给你们当靠山，过来过来，小黑、小白。”

此话一出，一黑一白两个毛茸茸的物体真的滚向宋太傅身边，接着跃上他壮硕的双肩。它们轻盈地跳来跳去，简直就像在嘲笑霄太师。

霄太师暴出青筋道：“哼，老宋，如果你还念及我们的友情，就把那两只毛球交给我。我要把它们扔进锅里用大火煮沸，将汤汁倒进河里冲掉，再把残渣切碎腌过后拿去喂牲畜！”

“反倒是你，看起来和坏人没两样。悠舜也真是辛苦，还得负责处理你这前任宰相留下的烂摊子。”宋太傅粗鲁地抚摸双肩上的毛球，同时抿嘴一笑，“没想到会从你的口中听到‘友情’这两个字。”

“不可能！一定是听错了！你该不会得了老年痴呆吧？耳背的老头实在很麻烦。”